

大家
书系
DAJIA SHUXI

名家随笔经典

刘锡诚·著

HUANGHUNDEJUANLIAN
黄昏的春恋

主 编 阎纯德

副主编 谢冰玉

長 春 出 版 社

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

大家
DAJIA

名家随笔经典

刘锡诚 / 著

HUANGHUNDEJUANLIAN

黄昏的春恋

主 编 阎纯德
副主编 谢冰玉

長 春 出 版 社

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黄昏的眷恋/刘锡诚著. —长春:长春出版社, 2012.1

(大家书系·名家随笔经典)

ISBN 978-7-5445-1985-4

I. ①黄… II. ①刘… III. ①散文集-中国-当代②随笔-作品集-中国-当代 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1)第 231828 号

黄昏的眷恋

主 编:阎纯德

副 主 编:谢冰玉

著 者:刘锡诚

责任编辑:谢冰玉

封面设计:大 禹

出版发行:长春出版社

发行部电话:0431-88561180

总编室电话:0431-88563443

邮购零售电话:0431-88561177

地 址:吉林省长春市建设街 1377 号

邮 编:130061

网 址:www.cccbs.net

制 版:馨元工作室

印 刷:长春方圆印业有限公司

经 销:新华书店

开 本:787 毫米×1092 毫米 1/16

字 数:230 千字

印 张:14

版 次:2012 年 1 月第 1 版

印 次:201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:28.00 元

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印厂联系调换

印厂电话:0431-87972223

文学魅力与散文精神

——“大家书系”之随想

一

当今“时尚”的潮水似乎已经漫过了世俗堤岸。在这个“什么都不缺”而缺少文化的时代,有一种狂野之气大有拟将“高雅”挤扁、压烂之势,但是文学并非无所作为,饥渴、茫然、寂寞、郁闷的精神和心灵依然需要文学来疗伤,“缺氧”的空间,依然应该有文学强劲的呼吸。“文学”作为精神食粮,有资格以其高尚的道德、理想、正义精神来温暖人心。这正是编者与出版者推出“大家书系”唯一的出发点和希望。

001

二

书写文学的发生,始自文字产生之后,文字使文学有了赋形的外壳。所以,人类语言与文字及人类对于生活观察与思考,是文学产生的基本条件。

中国散文蛛丝马迹地寻根溯源,其血脉可以追溯至甲骨卜辞、易卦爻辞、铜器铭文,它们是中国最早的“散文”,尤其是《周易》已具有散文的文学雏形。时至春秋战国,“百家竞作,九流并起”,著书立说,各具风采。《论语》风格简练,“含义深远,雍容和顺”,寓意深厚;《老子》无为而治,朴素辩证;《墨子》语言质朴,逻辑性强;《孟子》大气磅礴,锋芒显露;《庄子》奇幻斑斓,想象浪漫;《韩非子》论述严谨,雄辩锐利。它们是中国浩瀚散文长河之先河。

关于散文概念,一般都认为它是“西学东渐”的产物,或者以为是译自西方。事实上,中国“散文概念首创于佛门”^①,最早出于佛徒口中,从韵文到无韵之文

^①马茂军:《宋代散文史论》第4页,2008年,中华书局。

“散语”，再到散漫随意之文“散文”，话语体系逐渐形成。北宋沈括以降，文人的散文文体意识越发明确，可见中国散文的历史，上承“孔孟之温文肃穆，庄列之飘逸灵动，史传之厚重笃实，唐宋八家的风骨兴寄，晚明小品的洒脱情趣”^①，经历代文人的刻意营造，使古代散文精神深入文心，形成了抒情、议论两大形态的优秀传统，并不断得到发展。及至20世纪“五四”新文学运动，中国散文进一步革新洗礼，推陈出新，个性解放，经历了一次“从古代到现代”的转折，使之从贵族化走向平民化，形式得以拓展，思想得到提升，风格更加多元，使历久而不衰的文体和人文精神传统得以弘扬，使之成为20世纪以来中国文坛的重要文体形式。鲁迅在《小品文的危机》中说明末小品“并非全是吟风弄月，其中有不平，有讽刺，有攻击，有破坏……到五四运动的时候，才又来了一个展开，散文小品的成功，几乎在小说戏曲和诗歌之上”。朱自清也说，“五四”时期，“散文的确是绚烂极了，有种种的样式、种种的流派，表现着批评着解释着人生的各方面，迁流曼衍，日新月异”。从清末算起，在那个“挣扎和战斗”的时代，多数作家终于发现了自己，经过章太炎、梁启超、鲁迅、陈独秀、胡适、周作人、茅盾、郁达夫、林语堂、梁实秋、朱自清等一代人的耕耘，使散文在承袭传统、吸纳欧美之下，生长了新的精神。

写景、抒情、议论是散文的基本艺术形态。它的自由就在于能言己之所言，抒己之所想，既可以写“风花雪月”和“悲欢离合”、苦涩的“闲话”和清幽的“心态”，也可以通过各色人等和社会世相提出批评与呐喊。

散文写作无定法，有的偏于叙事，有的富于抒情，有的长于议论，因此便有了叙事散文、抒情散文和议论散文。

散文与随笔是一对无法分开的连体婴，如果叙事或抒情多了，人们会说这是散文，如果议论多了，就说它是随笔，人们又常常连说为“散文随笔”。

以文学形态而论，小品与杂文亦属散文。小品与杂文亦是自古有之，宋玉的《答楚王问》、枚乘的《七发》、扬雄的《连珠》、韩愈的《杂说》，都是大家公认的这类文体。这种文学形式，到了近代，多以议论为主，形式短小，言简意赅，内容广泛，风格犀利、尖锐、深刻，冷嘲热讽，幽默风趣，鲁迅视之“是感应的神经，是攻守的手足”，是“匕首，是投枪，能和读者一同杀出一条自下而上的血路来的东西”。由于鲁迅等先驱的耕耘和开拓，小品或杂文，逐渐成为一个独立的文体形式，延续至今。随着社会和文学的发展，从散文中又分离出通讯特写、报告文学、传记文学、游记文学等独立的文体形式。

①刘登翰、庄明萱、黄重添、林承璜主编：《台湾文学史·上卷》第429页，1995年，福州·海峡文艺出版社。

三

20世纪“新时期”之后,散文研究有了新的拓展,理论层面得到了升华,林非、余树森、刘锡庆、楼肇明就是其中的佼佼者。

林非著有《中国现代散文史稿》、《散文论》、《散文的使命》、《林非论散文》等,“史稿”被誉为散文史研究的“拓荒之作”、“散文转型初期的代表作”,他的《散文创作的昨日和明日》被称为“里程碑式的篇章”。林非说,大散文兼容文学家、学者和思想家的多种素质,散文必须脱离和摒弃低俗,关怀民族命运和人类生存境遇,“艺术上超越保守与平庸,实现革新与创造”;但是散文往往被误解,“认为它最容易撰写和驾驭,完全忽视了要达到它的美好境界的异常艰难之处。因为浓郁情感的勃发和深沉情感的升华,都无法大量和永远地涌现出来,更何况还得天衣无缝地融汇于形象和文字里面。”刘锡庆《散文新思维》和他的演讲,为散文“弃类成体”做出了贡献。他强调散文的主角是自己,好散文必须“以我为主”,其个性和心灵是赤裸的,是自我心灵生命和人格魅力的艺术外现。散文的向内性即万物内化,其特长在于表现内心,关注人类的“内宇宙”,一切事物没有心灵的过滤和沉淀,就不可能有散文。散文之优劣要看是否运自由之笔写我自得之见、抒我自然之情、显我自在之趣。散文的基本原则是真实,好散文必须有魂作核、以真情为骨,不拘泥于外在的语言形式。他还提出散文写作的五个层面说,即生活层面、情感层面、性灵层面、心灵层面、生命体验层面,这些真知灼见都为我们认识散文打开了一扇天窗。

003

四

文学的神髓是思想。20世纪“新时期”以来的散文经历了“伤痕的控诉、理性的反思、文化的寻根”,曾经的热烈回到温和平淡的“恒温”状态,使散文有了常态。

文学要有益于天下与后人,既要承传文明,又要发展文明。“散文创作最重要的是思想境界,这是中国散文的传统。因此,散文的趋向永远应该大境界和语言美。”散文之道就在于从思想和感情的层面来体现人生的大境界、大情怀和人格。谢冕坚信一个人的境界和胸怀有多大,他的文字就有多远。在他的散文里,我们感受到的既有诗意的狂欢和富春江般的激情,又有悲怆婉丽、忧患重重的文化意韵。

阎纲说,“文学者,情学、情欲学,情根于爱”,“古今至文多血泪,散文尤甚”,“情之所至,缘情成文”。他的体会是:没有独特的发现,没有触动你的灵魂,不要动笔;没有新的或更深的感受,不要动笔;没有传神的感悟和深邃的细节支持不动笔(艺术细节是魔鬼);求精短去辞费,不减肥不出手。他还说:“心灵对立构成

艺术哲学。艺术的魅力源于善恶、美丑的势不两立,透过情感的反差、碰撞,凸显出深度的人格美、人性美。”

散文是写实的,这“实”自然是自己的实;散文是写心的,这“心”自然是自己的心。散文的境界和个性是多元的,或“载道”,或“言志”,或辛辣,或平淡自然,或闲适幽默,都可以写出优秀的作品,这也正是作家笔下相异的“个性”。作家眼里的山水、生活、爱情、友谊、仇恨、遭遇、情绪与欲望,都是自己的心灵告白。

创作实践浇灌出的心得体验是刻骨铭心的。在自己的作品中,张抗抗相信“‘自己’是唯一重要的,‘自己’意味着个人、个体、个性;意味着一个真切感受着世间的痛苦和欢乐的生命活体、一个热情地生活过、冷静地思索过而后留下的私人笔记”。她“按照自己习惯的写作方式,在散文和随笔这些相对自由的文字中,在这些不需要精心虚构人物和情节的篇章中,给自己开一扇透气的窗户……如果说,小说通常是在替别人说话、对别人说话;小说中的‘我’,大隐隐于‘故事’。如果说,小说的叙述者是生活的‘旁白’,那么,散文随笔便类似于‘独白’了。在散文和随笔中,我是显形的,我只对自己说话——我行、我见、我读、我想、我爱、我恨……用坦诚率真的文字——我记下!”她还说,“假如我始终把自己深藏在小说里,我会觉得憋闷、委屈、难受。所以我想方设法要攀上散文的救生圈,浮出水面来歇息。我是一条遨游于深海的大鱼,而是热爱海洋和陆地的一种两栖动物。我如此强调坦诚而真实的‘自己’,恰恰是为了寻找自己和他人之间的‘异’与‘同’。因为,每一个独立而具有尊严的个体,都是构成我们理想中的公民社会的基石。”

陈启文也说,“我是一个职业虚构者。但在年过不惑、走向天命之际,我越来越觉得还有比写小说更重要的事情要做,近年来投入大量精力写作‘共和国国情系列’长篇报告文学和人文随笔。前者让我从书斋重返大地,走向比虚构更复杂严峻的社会现实,这甚至是一种逼迫。而后者则是我对历史与现实的叩问与反思。在文化的自省中,又可以获得超越现实的感受……如果不立足于坚硬的现实,也不可能真正抵达精神现场。当虚构的文学在现实中变得越来越虚弱,甚至沦为炫奇弄巧的把戏,我一直在渴望,文学能够找到一种直接有力的方式,以担当的勇气获得属于自己的行动能力……我认为人文随笔是真正的非虚构写作,它必须真实面对生存、自由、平等、人的权力和人的尊严等等绝对不能虚构的问题。它不是为写作而写作,没有花架子,也不必在叙事上有过多的营构,都是掏心掏肺的言说,这正是散文随笔的正途与大道……它是可以赋予重大意义的文体。它的自由以及言说的庞杂,它海纳百川的包容性,人性,诗性,智性,理性,神性,个性,它的端庄、严谨和内在的道劲的张力,特别适合由汉语来承担。”

“一个人的生存态度和精神生活,决定着作家作品的质地”,这是赵玫的文学

信念。她非常重视文字,一直认为“文字是文学最基本的部分,于是我始终坚守着对文字的痴迷……语言不仅要负载故事,还要承载思想,所以小说也应该拥有诗一般的语言和意象。于是我一直在努力尝试着,让语言的苛求甚于故事的铺陈”。她喜欢变化,喜欢新的尝试,“任何创造性都来自对以往的背叛,关键是能否颠覆你自己”。她还说,“我一直喜欢‘形式’的追求,因为其中可以体现创新的手段。形式是一种很微妙的载体,既具体又形而上……我喜欢将这个概念融入情感乃至思想的认知。新的方式必然会带来新的哲学。有时候景象就是思想,形式也就自然而然地负载了心意。我希望我的作品中充满形式感,诸如意绪流淌、时空倒置、凝固或运动的文字,画面般的描述,音乐般的交响,乃至句式、标点、字体的变异。总之形式会在任何不经意处生出无限深意,进而改变文本的走向……”

五

作家眼里的文学,常常是相同的,又常常千差万别。他们因为自己的创作实践和文化因缘的差异而从不同角度审视文学。真理不是唯一的,但尘世间的人生和情感是绝对真实的。

宗璞以小说为旗名满天下,其散文也写得朴实、真切、感人。许多年来她身体欠佳,却一直坚持写作,说自己的“工作像蚂蚁衔沙,一粒又一粒。只希望能使写的历史向真实靠近”。写作一如炼丹,“炼丹需要真火,真火是靠生命燃烧的。”“掌握炼丹真火的是人物”,她说的是小说里的人物,其实她就是这样令人感动不已的人物。她真诚地对待写作,希望“在尘灰中磨洗出湮没的历史真实,让诗意的向往飞翔起来”。她还说:“书更多是给后来人看的……当然,这要看书中人自己是否有生命力,在时间的长河中,能漂流多久。”她说的是自己的作品,这之于整个文学、文坛和所有的作家,如何在历史长河中经得起淘洗颇为令人深思。

中国散文传统根深叶茂。乐黛云认为“非常个人”的散文应有“三真之境”,即真情、真思与真美。“时日飞逝,多少文字灰飞烟灭,早已沉没于时间之海,唯有出自内心的真情之作才能永世长存,永远激动人心。真情从来是文学的灵魂。”中国文学传统以情为核心。她援引公元前300年左右的郭店竹简以示中国文学之传统:“凡声,其出于情者信,然后其入拨人之心也厚”,“道始于情,情生于性……凡人情为可悦也,苟以其情,虽过不恶;不以其情,虽难不贵”。

“情动于中而形于言”,这“形于言”才是真情是否能传递于人的关键。而“情景相触”构成意境,又是成功地“形于言”的关键之关键。

梁晓声认为“杂文与人的关系如同严父与诤友,警告我们断不可怎样;而散文与人的关系,则如同慈母与红颜知己。‘慈母’教我们领会真与善的人性要义,

‘红颜知己’影响我们从真与善中发现美”。

刘锡诚是一位民俗文化大家,说“文人虽不务实学,却爱解剖人生”。这很有哲学深意。“真正的文人多自谦,戒浮躁,胸怀平常之心,甘为边缘人。粗茶淡饭,布衣裘褐要传世,自然得有思想与艺术。”

以双语写作为己任的黄晓敏,没想到中文写作的欲望竟然萌生在寂寞的异国他乡。她说“拼音文字要你走进里面去寻找它的节奏,象形文字除了节奏,还有画面和诗意的锦绣:华丽和冷清,理性和调侃,热闹和凄凉,鲜花和芳草扑面而来,多年后,汉文字的魅力,在与母语几近隔绝的天涯,重识了故乡的芳草。在海外用中文写作是跟故乡对话,是某种形式的回家。两种语言的交替使用,好像听完音乐后再来享受绘画。在这远离故乡的天涯,用中文写作就是我的假日”。言为心声,这从灵魂里喷涌出来的语言,令人温暖,令人动情!

作家们这些来自创作实践的灵光,是经思想、感情和时代一起千锤百炼而成的肺腑之言,无论对年轻的作者或对读者无疑都有宝贵的启迪。

六

20世纪70年代末,中国文坛开始拆除栅栏,80年代初的巴金真话,又使散文得到一次反思和自新。有“解放”就有新生,30年来散文的繁荣是一个事实,女性散文、学者散文、文化散文、新生代散文,后浪赶前浪,不断发展。贾平凹自创刊《美文》以来则一直鼓呼现实感、史诗感、真情感的大气魄、大境界、大气清正的时代“大散文”,强调散文的平民意识和创新精神。穆涛说,“生活在你之外,真实也就在你之外;散文作为最直接的一种文学品类,应更有力地介入当下生活,发出自己的声音,并把自己置于无法逃避的境地。”作家的耕耘与思考,都是散文发展繁荣的阳光雨露。

写作很像一朝分娩,有痛苦,也有欢乐。我们记忆里清晰地保留着鲁迅的辛辣、周作人的闲适、老舍的幽默及大家们的思想艺术之光。作家们越来越多地自觉行走于人世间那个最庞大的队伍中。他们的真情言说足以证明散文的尊严与神圣。“大家书系”是作家提交的一份包罗万象的“私密档案”,从不算遥远的过去浏览至今,既有忆往的苦涩,也有当下的欢乐,既有思想的锋芒,也有艺术的鉴赏,文化与历史,国内与国外,现实与幻想,这个多元的精神展示,算是献给2012年的一个礼物。

丛书主编 阎纯德

2011年11月12日于北京半亩春

边缘人

(代序)

人有不同的活法。对个人而言,各有各的追求;对社会而言,各有各的贡献。

进入权力中心,是一种生活追求,也是一种人生欲望。但仅从人生欲望这一精神层面来阐释,似乎还嫌不够。起码忽略了物质层面的因素。进入了权力中心的人,自有许多政治的、物质的、名誉的利益和乐趣。惟其有利益,有诱惑,有乐趣,才滋生出形形色色的手段,供那些千方百计想往权力中心部位钻的人玩弄。进入权力中心的人,也许能够比普通人有更多的机会左右一个城市、一个乡镇、一个单位的历史,但也伴随着许多的烦恼和风险,曾在历史上和现实中演出过多少令人扼腕的悲喜剧。

也还有另一种活法。那就是甘愿做个边缘人。历史上,有才华、有思想、有学识、有能力而称自己无能、甘居边缘者,多有人在。相传东汉严光少年时与光武帝刘秀一同游学,刘秀即位后,严光隐居不见。刘秀数次遣使聘他,并拜为谏议大夫,而严光坚辞不就,一生耕钓于桐江之滨。严光拒绝到东汉王朝的权力中心去做官,而甘愿在桐江之滨躬耕垂钓,做一个边缘人,其高风亮节,倒也受到后人景仰。在现代作家中,也有许多有做官甚至做大官机会而拒绝做官,甘愿做个无权无势、穷困清淡的文人。钱钟书说过:“用人瞧不起文人,自古已然,并非今天朝报的新闻。例如《汉高祖本纪》载帝不好文学,《陆贾列传》更借高祖自己的话来说明:‘乃公马上得天下,安事诗书?’直截痛快,名言至理。”文人虽不务实学,却爱解剖人生,在茫茫人海中当属有用之才,大可不必如此鄙薄。

真正的文人多自谦,戒浮躁,胸怀平常之心,甘为边缘人。粗茶淡饭,布衣裘褐,倒可以冷眼洞察社会,静观人生百态,写出多少能够传世的作品来。

自
序

1998年3月1日

001

目 录



【总 序】

文学魅力与散文精神

——“大家书系”之随想/阎纯德/001

【自 序】

边缘人(代序)/001

【第一辑 乡村夜话】

远去的村庄/002

祖屋纪事/005

家乡的苦菜/008

黄昏的眷恋/011

明月几时有/013

岁月苍黄/015

想吃一次朝天锅/018

洋槐树/021

我的草山/024

大浪淘沙/027

长相忆/029

帽子的记忆/032

唱给自己的歌/035

给我一把竖琴/037

岁月风铃/040

【第二辑 田野手记】

勒布采风手记/060

唐布拉采风手记/067

伊宁情思/071

凤庆一夕/075

初识临沧/078

会说话的山岩/081

老爷山花儿会记/086

吕家河听歌/089

邓尉探梅/092

塑壁残影/094

南行记/097

走马苗寨/101

【第三辑 思绪撷拾】

又是一年芳草绿/108

龟蒙难知身后事/111

雨中访严子陵钓台/114

渔火夜航/117

几度东风吹世换/120

纪念碑的诉说/123

母亲河/125

云杉的性格 / 128

啜茶紫金庵 / 130

喝茶与品茗 / 133

山之为镇 / 135

酒之女神 / 138

十载相逢酒一卮 / 141

温馨的忧虑 / 144

叩问樵渔 / 147

落木萧萧 / 149

【第四辑 留住传统】

庚辰春节逛东岳庙会 / 152

为心灵祝福 / 156

东安市场百年祭 / 158

天外晨钟 / 161

岁终更始说鸡年 / 164

春节常青 / 166

正月里来正月正 / 169

围炉话春联 / 172

几重春色逐灯来 / 175

中秋对月思 / 178

【第五辑 行旅留痕】

破冰之旅 / 182

啊，西西里岛 / 192

【后 记】/ 211

大家书系

黄昏的眷恋

第一辑 *

乡村夜话



远去的村庄

记得那年，是1940年吧？我和小伙伴们正在街口附近的一堆沙土旁玩得高兴，突然间，干活的大人们奔跑起来。“日本鬼子扫荡来了！”一队汉奸荷枪实弹地走在前头。我的大哥（堂哥）不知从什么地方跑过来，一下子把我夹在腋下，迅疾沿着墙根飞奔而去。我们钻进了村边的那个坟场的树林里，爬进土围子墙脚的一个土洞里。鬼子在树林里一面大声哇里哇啦地喊话，一面挥着东洋刀乱砍滥伐，气氛极其吓人。我们又悄悄转移到一间空场院的厕所里。以为那儿会安全些。谁知日本鬼子连这个平常没有人光顾的肮脏去处都不放过。他们嗷嗷地喊着骂着，用刺刀穿透盖在顶上的秫秸。大哥吓坏了，又抱着我逃进一间闲置很久的磨房，屏着气趴在外面不易看到的磨道里。

鬼子大约在村子里折腾了两个小时，才罢休。没有情报，是不会白白出兵扫荡的。听说他们在东门外杀了人，又抓走了几个农民，抢走了一些鸡鸭，砍掉了不少树木。那会儿，日本军人用刺刀挑死一个中国孩子，是眼睛都不眨一眨的。我经历过好几次扫荡，但这次扫荡，在我幼小的心灵里留下的印象实在是太深了，即使在事情过去了六十多年后的今天回想起来，仍然心惊肉跳，连细节都还记得清清楚楚。

抗战爆发后，北京大学、清华大学、南开大学等都曾南迁，先在长沙后到昆明组成临时大学和西南联合大学。哪想到，为了躲避频繁的扫荡，我们村的区一个小学，也决定迁移到南乡的山沟沟里去。一行几十个小学生，每人背着一个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行李和差不多够一周吃的煎饼，从老校向着新选定的临时校址，开始了徒步迁移。跨过铁道不久，就进入了一条狭长的河谷。河谷里投射着斜阳，殷红的落日眼看着就要被蜿蜒起伏的河谷吞没了。慢吞吞地走着，我们这

一群农村的孩子，像是残兵败将刚刚从战场上下来似的。默默地，谁也不出声。是累了，还是第一次离家而情绪沮丧？谁也说不清。

路的尽头是一座小观音庙。坐南朝北，高高地矗立在小山村边上的土崖之上，虽然破败，却依然显得威严。观音喜欢这靠山傍水的幽静去处，才在这里安家的吧。如今，她却把自己占据了几十年、多少善男信女朝拜过自己的这方圣土，轻易地就让位给这群惶惶而无宁日的孩子们了。这也许算是菩萨的行善之举吧。尤其在这战乱兵荒把书桌都扫荡以尽的国难时期，把一座神圣的庙堂充做我们的校舍，真值得向她叩几个长头。我的幼小的心灵里涌动着一种说不出的感激和欣喜。

濒临倾圮的庙堂里铺满了干草，散发出诱人的香味。随着我们这帮小小的不速之客的闯入，本来庄严肃穆的庙堂，骤然间变得嘈杂不堪了，焕发出了生气。我们这么小小的年纪，就这样，在这座既做教室，又当宿舍的小庙里，开始了一种新的动荡不安的流亡生活。我还记得这个小村子叫南流泉。一个多么好听的名字呀！

我们的生活是难忘的。同学们常常结伙到村南边的河里去捞鱼摸虾。河很浅，水很清，在河道转弯的地方，积成一个很深很深的水潭，据说那里面的鱼很多。我们在河里纵情地玩，纵情地闹。有时脱得一丝不挂，任着天性自由地发狂发野。在那里，我们几乎忘掉了现实中的一切烦恼。我们的生活本来就很穷困，流亡生活使得我们这帮孩子更是雪上加霜了。我们不得不在夜幕的掩盖下，去干一些不该干的事情。我们潜行到远远的山头上，去给食堂偷些还未成熟的地瓜，作为同学们第二天的伙食。由于长期缺乏油脂，我在儿时有好多年患着夜盲症，一到了夜晚，就像个瞎子，什么也看不见了。一盏油灯，在我的眼里，只不过是一个很小很小的发红的火豆豆，四周罩着一道微弱的弧形的光环，再外面是无边的黑暗。我记得我的那双底儿很薄的布鞋，在夜地里被什么东西绊掉了，在漆黑的田野里怎么也无法找到。蒺藜扎了脚，疼痛却深深地印在了心里。我的善良的父母，特别是我那粗通文墨但一生附着在土地上、正直地靠着种地供我上到大学的父亲，他要是知道我们这些农民的子弟在外面干这些见不得人的勾当，肯定会气得背过气去的。因此，这件事，我始终瞒着他，直到他去世，也不知道他的儿子曾帮着食堂偷过人家的地瓜。这件事如今回想起来，心里仍然很不平静，尽管是儿时的事情，却也是刻骨铭心的。

学期终了的时候，出现了我上学以来的头一次坏成绩——不及格，内心的沮丧是可以想见的，几天里都郁郁寡欢，不愿意和别的同学搭腔。几天后，在我幼

小的心灵里终于做出了一个坚毅而苦涩的决定：不辞而别，毅然离开这座小庙，离开这个小村。我背着母亲给我带来的那个小包袱走了。我要到铁道北边的一个名叫懒边的小村子去，那里有我大哥教书的学校，我要转到那里去上学。走进了那条长长的河谷，沿着那条长长的羊肠小道。不知怎的，我却忍不住总要回头去看看身后的那个小山村，那条小河，那座小庙。

青纱帐起来了。我在长满了密密的高粱棵的田间小道里踽踽独行，高粱叶和高粱穗时时碰着我的脸庞，我不得不腾出手来拨开交叉着的高粱棵子才能前进。心里感到恐怖，都快要提到嗓子眼上来了，害怕突然有一只狼从高粱地里蹿出来，把我扑倒吃掉。那时，常常听到关于野狼窜到村子里来吃小孩的传闻。我自量一个八九岁的孩子，无论如何是斗不过一只凶猛的野狼的。俗话说，疑心生暗鬼。耳朵里却又不断地传来身后的脚步声，心里总以为有一个童话中的那种鬼怪，虎视眈眈地尾随在我的后面，伺机暗算我。我鼓励自己，壮着胆猛地一回头，想看看究竟有没有鬼怪跟在后面。却什么也没有发现。没有可以威胁我的异类出现，那声音是我自己想象出来的。于是放下心来，再继续往前走。

六十年过去了。我儿时偷过地瓜的那个小村庄，却再也没有去过。因为它很穷，很小，所以在日本人占领时，它得以幸免。后来的那些灾难呢，它也躲过了吗？那座小观音庙还在吗，那条小河还有水吗？世事沧桑，谁知道呢。

1993年7月23日

祖屋纪事

005

第一辑
乡村夜话

我家的祖屋是个农村里的四合院。早年伯父和父亲分家时，归了伯父。由于整个院子缩在离大街有大约 50 米的屋群之中，所以平时很安静。院子坐北朝南，大门口却拐了个弯，经过一个影壁向西开着。出得大门来，还要经过一条小巷子才能来到街口。不知道是不是在风水上犯了什么忌，也不知道建院盖屋时，是否请人查过什么《营造法》一类堪輿学的书，可我从记忆时起就总有点儿感到不对劲。祖屋所在的那条南北小街上，凡是向西开门的几家，后世的遭际都不好，有的死绝了，有的外出流浪未归，有的成了地主，被斗争、被改造，家境中落、人烟稀少。伯父家虽然是贫农，在近几十年的农村政治舞台上本应该处于有利地位，却也概莫能外。

整个院子由三间北房，四间西厢房（一半住人、一半是磨房），两间东厢房（牲口棚）和一间南房（饭棚子）组成。房子有年头了，我记事时，已经显得很破旧了。天井不大，被几个粮食囤和咸菜缸占得满满的。四周的屋角上种植着几棵梧桐树和香椿树，咸菜缸边种着一棵石榴树。三间北房是老屋，青砖外皮麦草盖顶，里面是泥土的，被烧火时冒出的烟给熏得漆黑漆黑的。至于建于什么年代，我不知道。我懂事的时候，伯母就过世了，只有我的祖母住在里面，帮助伯父料理家务。我父亲虽然在园子里另立了门户，但由于孩子多，又是新分出去的，家境很薄，我就常常在祖母的膝下和被窝里混生活。因此我也就对这屋子有一种特别的感情。我把它看成是我们这一家的中心。

我渐渐长大了，到外面上学，很少回家来。不算死去的，我兄弟姐妹六个中，只有我一个男孩子有上学的机会。我上了北京大学，算是鹤立鸡群，毕业后又有一份令人艳羡的工作。除了二妹以外，其他兄弟姐妹至今还得摸那些父母亲使